

# 贝尔曼理论下《巴黎的忧郁》两个汉译本的对比评析

○张蕴洁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作为波德莱尔的另一朵“恶之花”,前后有多个译本问世。安托万·贝尔曼在其著作《翻译批评论:约翰·邓恩》一书中开创性地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翻译批评思想和方法。本文将贝尔曼提出的翻译批评方法实践于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两个汉译本中首篇散文诗——*L'Étranger*,对比评析两个译本,探究翻译批评理论在散文诗汉译的应用。

**【关键词】** 贝尔曼;《巴黎的忧郁》;翻译批评;波德莱尔

法国翻译家、理论家和批评家安托万·贝尔曼在其著作《翻译批评论:约翰·邓恩》一书中不仅提出翻译批评的定义和重要性,更是开创性地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翻译批评思想和方法。本研究将贝尔曼提出的翻译批评方法实践于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两个汉译本,对其中第一篇散文诗*L'Étranger*的汉译进行对比评析。

## 一、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从文体上看,散文诗汉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意义深远,而对其翻译过程的描述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中国知网查询到的数据可见,散文诗翻译在国内的研究相比于小说等其他文体的翻译研究从数量上来说仍是相形见绌。国内对于散文诗翻译的现有研究,前人多数从词汇选择、句子结构运用、音韵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1919年周作人于《新青年》首次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散文诗起至今,波德莱尔的主要作品都已有汉译本<sup>5</sup>。戴望舒在1947年出版的《恶之花》的译后记中表示将自己

的翻译看作“抛砖引玉之举”。此后的几十年,陈敬容、钱春绮、程抱一、胡品清、郭宏安、怀宇、胡小跃、郑克鲁等许多翻译家不断推动着波德莱尔作品的译著,其中以《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两部作品为主。对这两部作品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角度的分析研究,对其翻译的研究较少,仅有2019年和2020年两篇从翻译批评角度做针对性研究的成果。因此本文将对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两个汉译本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对象为书中最广为人知的首篇散文诗*L'Étranger*。

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3年初版,收录散文诗50首,在国内自1973年胡品清译本起,直至2019年刘楠祺的最新译本,前后共有9个版本的译作。经过查询,这些译本大多都多次再版,仍然在售。通过对豆瓣和当当网的评论统计分析,两个译本评价数量相差不大,且中立评价较正面评价相比都更多。经过数据对比分析,综合考虑读者阅读评价、出版时间和译本销量,决定选取亚丁和钱春绮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首先

**【作者简介】** 张蕴洁,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法语语言学。

这两个译本出版时间时代差异不大,其次读者反馈良,但评论侧重点有所不同,两个版本销量都位居前列。

## 二、贝尔曼翻译批评理论

贝尔曼1995年出版的著作《翻译批评理论:约翰·邓恩》凭借较为系统、完整的翻译批评理论在翻译批评领域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贝尔曼不仅是一个翻译家,还是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不多但引起了诸多关注,并得到高度评价。源于他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积累总结出的经验和方法,贝尔曼在翻译这个实践性强的领域引入哲学和现代阐释学的思想,对翻译批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贝尔曼尝试提出一种翻译批评方法。他指出,这不是一个模型,而是一个可能的分析路径。他提出的方法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的。他在书中也强调到,这个翻译批评的方法步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译者和批评者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阅读和再读译文、阅读原文、寻找译者和分析译文<sup>[1]</sup>。

贝尔曼提出首先应该“完全把原文放在一边”,纯粹地阅读译文,即把译文当作一部作品来读,由此才能避免与原文比较的阅读译文。第一遍读译文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阅读一篇外文的感受,第二遍阅读则应该换个眼光,观察译文是否能够“立得住”(tenir),即是否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同时批评者还兼有发现“问题文域”和“精彩文域”的责任。前者是指译文可能出现突然不流畅、失去韵律,或是反之过于流畅和过于通顺以及不协调的用词和搭配。后者则是指将译文完全融入目的语中,达到了与目的语文本相似的美感和和谐感。

从现代阐释学来看,译者也是批评的主题,因此贝尔曼认为,批评者在阅读原文时与译者在翻译时做的是相似的阅读,所以批评者也要抛开译文,对文本进行“预分析”

的工作。批评者要“发现原文中基本的文体特征,选择有意义的代表段落,进行分析和阐释”。

面对贝尔曼的翻译理论,我们必须提出“谁是译者”这个问题,“翻译阐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考虑翻译主体”。了解作者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这里的了解涉及作者的生平、心理等问题,因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译者,我们则需要关注他的母语、职业性质、是不是作家、是不是多语者以及翻译相关的种种问题。贝尔曼也详细阐明应该从翻译立场、翻译方案和译者视域三方面考察译者。

贝尔曼从“译文分析形式”“翻译批评的文体”以及“翻译批评标准”<sup>[1]</sup>三方面论述译文分析这一过程。同时在进行翻译批评时,要注意批评的可读性,做到具有“清晰性”“反思性”“发散性”和“评论性”<sup>[1]</sup>,避免成为单纯对文本的解释。为使翻译批评不陷入极端或教条的泥沼,贝尔曼提出采取诗学和伦理的双重评判标准。诗学性在于译作要作为一部作品能够独立存在,伦理性在于译文对原文的尊重。

在贝尔曼提出的翻译批评可行的分析过程中,避免了对“忠实”这一问题的无味讨论,而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译者和翻译本身,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将采用贝尔曼提出的翻译批评方法,对《巴黎的忧郁》两个汉译本中第一篇散文诗——*L'Étranger*进行对比评析。

## 三、*L'Étranger*对比评析

### (一) 阅读与再读译文

通过阅读和再读译文,批评者对译文有了初步的印象,为之后的分析和评价打下了基础。

亚丁译本(以下简称亚译)中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散文诗十分流畅,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且使用了四字短语,这是汉语的显著特征,具有艺术效果和文学价值,同时还使

用了“喂”“哦”“啊呀”这类语气词。

这……您说出了一个我至今还一无所知的词儿。

我爱云……匆匆飘过的浮云……那边……美妙奇特的云！<sup>[4]</sup>

钱春绮译本(以下简称钱译)结构相对一致,其中也使用了一些中文地道的表达,但口语特征不明显。

你的朋友?

你用的这个字眼,它的意义我至今还不了解。<sup>[3]</sup>

两个译本对题目*L'Étranger*的翻译出现了不同的选择。*L'Étranger*在法语里同时有陌生人和外国人的意思。亚译为“陌生人”,钱译为“异邦人”。亚译将这首散文诗视为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对话,而钱译则将其看作一个本地人和异邦人的对话,并在注释中写到“本诗带有作者自传性”。亚译更符合中文口语的表达习惯,简洁生动。而钱译文学性较强,部分反映了法语原文的语言结构。使用流畅、地道的中文表达的确能使译作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是否尊重原文,需要在下一步阅读原文中寻找答案。

## (二)阅读原文

在阅读译文后,我们必须转向原文且要抛开译文。《巴黎的忧郁》寓意深刻,其中包含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他捕捉到城市中的每个鲜明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第一首散文诗*L'Étranger*通过一组对话刻画了一个无父母兄弟甚至朋友、国籍的人物形象。从法语原文上来看,整首散文诗保留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形式对称工整,语气平淡压抑,透露出一种孤独伤感的情愫。全文可以感受到一个一无所有迷茫的人无处可归的寂寞。

## (三)寻找译者

亚丁是法籍华人,是翻译家,也是著名作家,他的作品《高粱红了》被大家所熟知,是法国的畅销书之一。亚丁是语言专业出身,曾获得法兰西最高荣誉军团骑士勋章。钱春绮曾长期行医,20世纪60年代转而从

事外国文学翻译,曾翻译席勒、海涅、歌德、尼采的诗集和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诗集等,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亚丁和钱春绮的母语都是汉语,亚是在校专业学习法语,钱则是通过广播自学法语。翻译《巴黎的忧郁》是亚丁的起点,这之后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青年翻译家奖,继而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写作事业。钱春绮认为“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因此他掌握英、法、日、德多门外语。钱春绮还在采访中主张“诗人译诗”,他自己从小也受过写诗的训练。

亚译的《巴黎的忧郁》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想在译作中体现象征主义的手法,从诗人的字里行间找到内涵和外延。而钱译的《巴黎的忧郁》则是和《恶之花》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序中,钱表示散文诗的节奏和旋律不亚于格律诗。因此亚译更想使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文学性和含义,钱译已经注意并指出散文诗文体的节奏和旋律性,这在两个译本中均有明显体现。

## (四)分析译文

亚译的译文相对原文有所增加,如增加了语气词、标点符号、中文口语表达等,如“喂!”“哦……”“词儿”等。有几处原文句末并未使用感叹号或省略号,亚译改变了标点符号,因此对整首诗的语气和意境略有改变。在这一点上,钱译严格保留原文的形式,无论是标点符号或是句式结构,都尽力保留法语原文的形式。

例1:(原文)-J'ignore sous quelle latitude elle est située.<sup>[2]</sup>

(亚译)-我甚至不知道她坐落在什么方位<sup>[4]</sup>。

(钱译)-她位于多少纬度,我不清楚<sup>[3]</sup>。

例1中,法语“latitude”一词钱译选择了“纬度”,而亚译使用“方位”。从词义来看,二

者皆可。但放入语境后,“方位”一词能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完整,而且可以减少生硬感。另外钱译还将主句和从句的位置在译文中调换,此处的处理是为了保留译文整体的结构和节奏感。

例2:(原文)-ton père, ta mère, ta sœur ou ton frère<sup>[2]</sup>?

(亚译)-你父亲还是你母亲? 姐妹还是兄弟<sup>[4]</sup>。

(钱译)-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妹妹或是你的弟弟<sup>[3]</sup>?

例2中钱译保留了法语的形式,并缩小了“sœur”“frère”的词义,译为“妹妹”和“弟弟”。而亚译在此处省略了法语原文中的主有形容词,并使用“姐妹”“兄弟”这种汉语中的地道表达,使译文通俗易懂。

例3:(原文)- Je l'aimerais volontiers, déesse et immortelle.<sup>[2]</sup>

(亚译)-这我会倾心地爱,爱是女神和  
不朽的……<sup>[4]</sup>

(钱译)-如果是不死的女神,我甘心爱她<sup>[3]</sup>。

此例法语原文中使用了条件式现在时,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时态。钱译在此处将条件式现在时转化为“如果”句式,既有文学性,又保留了原文的韵律。而在亚译中则未体现时态的特征并增加了省略号,与原文的形式和意义都有所差异。

除了译者不同外,两个译本的差异也有

散文诗本身文体的原因。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的亚丁更容易注意到句子的美感和文学性,对还原散文诗的“诗意”上更有侧重。而在翻译诗歌上颇有经验的翻译家钱春绮的译作中,更注重原作者波德莱尔的信息传达。两位译者都尽力以容易接受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传达散文诗所能承载的信息和美感。

贝尔曼的翻译批评理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通过对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的中*L'Étranger*两个汉译本的对比分析,发现两位译者从个人背景、对文体的关注度等多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译文的差异。因此,在散文诗翻译中,需要在传达原作者的信息的同时保持散文诗的节奏韵律上的美感。

####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M]. Paris: Gallimard, 1995.
- [2] Charles Baudelaire, LE SPLEEN DE PARIS[M]. Edition du groupe “Ebooks libres gratuits”, 1868.
- [3] 波德莱尔. 恶之花·巴黎的忧郁[M]. 钱春绮,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4] 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M]. 亚丁,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5] 刘波, 尹丽. 波德莱尔作品汉译回顾[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03).